



水兵与空姐

戴胜雄

I247.7
1094

水兵与空姐

戴胜德著

工人出版社



254218

水兵与空姐

戴胜德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30,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400册

统一书号：10007·126 定价：1.60元

序

陈国凯

戴胜德同志是广东省近年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之一。他是浙江宁波人，一九六三年进广州一家造船厂当钳工，一千十多年，铁火交融的工厂生活陶铸了作者的性格：豪爽耿直、胸无芥蒂，坦坦然一须眉男子。他的陋室里悬挂一把长剑和七节钢鞭，转行为文之后，依然晨曦起舞，抚剑啸吟，所以，他为人文，无书卷气。

胜德的作品大部分我读过，有些作品初稿就读了。近年来事忙，当代作品读得不多。也说不清什么原因，我从报刊上发现有他的作品都读，包括他未入集的一些讽刺作品如《新编聊斋》之类。这大概是因人及文吧。这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这位工人作者的成长。戴胜德为人又很谦虚厚实。有时文友们对他创作上提些意见，他总是认真地听，有可取之言，都虚心地记取。“谦受益”，总的说来，他创作上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结集的《水兵与空姐》，就是他近年来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结果。

我佩服戴胜德的奋发进取精神。近年来，他在编辑部门和行政部门从事编务、工作之余，勤于笔耕。作协广东分会多年来在基建方面建树甚微，没有给戴胜德提供一个可以放写字台的住所，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低矮平房里，房里就是那么一张用来吃饭和供孩子做作业的饭

台，屋顶失修，他拚拚凑凑地在瓦顶下面拉了一层塑料布，每逢大雨，全家大小还得起床“抗洪”，他卧宿在一张用来做凳又做床的木头长椅上，透过破破烂烂的瓦顶，卧看月移云影，斗转星沉。也许这就是他驰骋想象，构思作品的时候了。他就是在被高卧楼台的人很难想象的生活环境中写出了一篇篇小说。当我捧着这厚厚的一叠书稿，禁不住心头发深长的感叹：有为者，穷不夺志！

如果讲实惠，戴胜德这位有十多年工龄的技术熟练工人，随便换一个环境，也会比在这夏天汗流浹背、冬天八面来风的陋室中“爬格子”好。然而，人各有志，做事业的人总有一片痴情，如果光从铜钱眼里看人，是很难理解象戴胜德这类青年作家的。

论文章，戴胜德似乎还没有写出过一鸣惊人的作品，这并不奇怪。文坛上一鸣惊人之作毕竟是少数；一出现就十分耀眼的文坛新星也不会很多。文坛上大部分是那些双脚站立在坚实的大地上艰苦地一步步行进的人。尽管步履参差，但正是他们汇合成社会主义文学浩浩荡荡的大军，发出雄浑的大合唱，戴胜德就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了几个年头，他的一篇篇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象一个个音符，一声声鼓点，汇入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乐章里。尽管它还不是响遏行云的高昂壮歌和令人心醉的华彩乐段，但这音符、这鼓点，同样加强了大乐章的力度，特别是工人作家队伍还不算十分壮大的今天，每一位工人作者的成长都是值得庆贺的事。中国工人阶级在创造物质财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培养出一支宏大的工人作家队伍。

戴胜德文不惊人，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扎根于生活土

层。他文如其人，不无病呻吟；不忸怩作态；不追风效颦，不孤芳自赏，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扎扎实实地去写人状物叙情——写新时代之人，发无产者之情，刻划出一个个生动的工人形象。他的本领在于能用简练的笔墨勾划出人物形象来。象《阿基的一天》中的钳工阿基，《“棋王罗家宝”新传》中的阿宝以及获得广东新人新作奖的《八级车工》中的陈源等等，都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人物，戴胜德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素材，通过生活细节去刻划人物，这也是需要一些功力的。”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李渔）戴胜德是懂得其中三味的。

戴胜德在创作上也走过弯路，当写改革的题材出现了一些新的套路之时，有段时间，他也陷入套路之中，忙着去写他并不熟悉的厂长之类的人物，结果写失败了，从失败中他省悟到离开作家所熟悉的人物和环境去写作势将失败。于是再将游离的笔墨回到他熟悉的工人群中去，写出了《阿基的一天》这样颇见份量的中篇小说。

戴胜德近年来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表现出他的某些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生活面较窄，十多年在一个班组当工人，接触面不广，视野不够开阔，这影响到他作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如何扩大自己的社会生活面和开阔视野，是摆在胜德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艺术情趣上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以上所谈的也同样是我的局限和弱点，就录与胜德共勉吧。

工人出版社热情地扶植工人作者，为戴胜德同志出版了这本小说集。我尊敬工人出版社这种不以名取人的襟怀。世

界上的事情，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对作者本人而且对一些正在艰苦跋涉又尚未被读者熟知的工人作者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作为戴胜德的工友和文友，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写下这篇枝枝蔓蔓的粗浅文字，作为序。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于广州。

目 录

- [1] 序
 - [1] 八级车工
 - [13] $\frac{1}{2} + \frac{1}{3}$?
 - [32] 阿宝师傅下棋
 - [41] 擂台赛
 - [56] 两个师兄
 - [66] “水兵与“空姐”
 - [78] 怪 船
 - [90] 大海在黎明前
 - [104] 喜洋洋
 - [111] 相会在香港
 - [125] 这门铃哪能不按
-

[135] 盖屋难

[143] 龙珠桥下

[218] 桥 梁

[227] 阿基的一天

[395] 四大“天王”

[307] “棋王罗家宝”新传

[319] 老哥老弟

八级车工

机加工车间可是个堂而皇之的现代化车间。头顶上，天车“隆隆”开行，象飞机在滑翔；立式车床、龙门刨、大镗、珩磨机、平面磨……一台台大型机床象一座座金属碉堡，在大车间闪烁光泽；那一排排的中小车床，齐齐整整，象是严阵以待的装甲车……上班铃一响，大小车床一齐开动，那真是地动山摇，大概一个坦克师团行动起来，也不过如此气派。

不过，在车间的一角还保留着一台老掉牙的皮带车床。那是瓦特发明蒸汽机时代最先进的车床。巴掌宽的皮带忙忙碌碌地爬上翻下；于是，那锈得发黑的夹盘也不敢怠慢地转动着……

八级车工陈源，今年五十九岁了，他撑着老花眼镜，正看着那被车削得发亮的大缸套。“嗤嗤”，一卷卷发蓝的铁屑从缸套上被车刀刃削下来。一片断了的铁屑刚好落在陈源那只趿着拖鞋的脚背上，烫得他把脚踢一下，嘴上嘟囔一声：“嘿——”

陈源的车床是谁也不敢搬的。车间要把设备更新换代，把老爷机床换上新式现代化的，就偏偏陈源那台最老式的皮带换不掉。这位老师傅不让换。别说车间主任，就是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老鞠也当过他的学徒。这老头子别看他诈傻扮

懵的，可脾气很犟。因此，他的译名叫“傻牛”。当然，辈份低的人不敢冒讳，要叫，也只在背后叫。只有是他的师兄弟才敢大大咧咧的冲着他，喊一声“傻牛——”。他却把嘴角一撇，哼一声“嘿！”算作答复。辈份低的，虽则恭恭敬敬的叫一声“源叔——”但他也不会眉开眼笑，只冲着你咧咧牙，哼哼鼻子。

副厂长老鞠要他把老爷车床换掉，也不敢摆厂长的架子，笑容可掬的朝他点头哈腰，只是说征求意见。“陈师傅，嘻，现在我们厂发展了，设备当然也要发展，老爷车床是不是该换了……”

“我五十九了，还不到六十！”陈源似是答非所问，其实讲得明明白白，他也不多讲了。蹲上工具箱，抱着那根毛竹根造的水烟筒，点着一根纸媒，把那件只在脖子扣一颗钮子的工作服，分开两边，披在两个膝头两边。然后，慢条斯理的从工作服下摆的口袋里摸出那个油黑的烟包，用两个指头拈了一撮烟，塞进烟嘴上，用纸媒点燃了，“呼噜噜——”他把竹根烟筒吹个云水翻腾，然后，眯上眼，美美吸了两口，慢慢的从鼻孔冒出两道烟……睁开眼，看见老鞠还那么陪着笑坐着，便把水烟筒往他的怀里一塞，“来！吸它两口，纯正南雄烟丝，又醇又香……”

老鞠不敢把自己的师傅惹恼了，只得把这事压给师弟——当车间主任的老何，“你动员动员他，把道理给他讲透彻，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老何也不得不往脸上堆满了笑，平心细气的对师傅说：“源叔，你常说，搭那条船，望那条船快。是吧？”

“唔，当然啦！我都几十岁的人啦。”老头子又要找竹

烟筒了。老何眼快，连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长过滤嘴的香烟来，用手指头一弹，从中抽出一根奉上。陈源轻蔑地看看这根现代化了的香烟，手一摆，还是抱起那根水烟筒，“还是我这个，味道足。”

老何只得尴尬地把香烟放回口袋，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为了四化……”

“我说过了，我今年五十九，到了六十，你爱怎么就怎么。”说着，他又对着水烟筒“呼噜呼噜”个痛快……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您老人家有了台新式机床，就会象搭了飞机……”

“呼噜噜——”陈源象做甜梦似的，眯着眼，吸着水烟筒，满脸云烟腾腾。

“你看虾仔，他车的，快要赶上你了……”虾仔是陈源的收山徒弟，年轻轻的，伶俐得很。不过，他跟陈源学了不到一年，便去学开新式车床了。为这事，他一直气不过。这下一听老何这么说，睁开眼，满嘴冒着烟说：“那好吧！我就跟你们的新式车床比一比吧！”他这是说气话，嘴里、鼻孔里、烟雾缭绕的。

老何知道陈源的八级技术的犀利。这老头子干活，从来不用什么千分卡之类的精密量具，只用一卷钢皮尺，一副内外卡钳。你要什么样的“配合”，他都可以车好。有一次，两个钳工扛着一个活塞备件，要求配进汽缸里。陈源一边哼着粤曲，一边拿起内卡钳，往汽缸里撩拨了一会。吩咐起重工把活塞夹上夹盘去。自己往皮带轮的拨叉，踢了一脚。大夹盘便转了起来。从校正到切削好，前后不过半个钟头。两个钳工看这位老师傅根本没动过他们带来的千分卡，小心翼

翼道：“源叔，有千分卡呀……”

陈源睬也不睬，吩咐起重工，“得啦，卸下来吧！”两个钳工不敢相信，连忙试着把活塞往汽缸里装。两个人憋得脸也红了，还没得装进去。那两个愣小子嘴巴硬了，直起腰对着陈源吼道：“喂！老头子，你看这是怎么搞的？这叫做配合？”

“噪什么，把毛刺锉了！”陈源瞪了他们一眼，吆喝道。

两个人愣了，这才记起，怎么连毛刺也忘了锉，——因为新式车床会自动除毛刺的。两个人七手八脚把毛刺锉了。摸来摸去，还是装不进去。

陈源火了，一掌把两个人都推开，“鸡手鸭脚的，力气都上哪去了？”只见他一手轻轻的托起活塞一头，放平了；一手用锤柄轻轻的敲着，“嗤溜”一下，活塞便缩进汽缸里了用手一推，进退自如。“无牙婆吃汤圆，瞧！”陈源把活塞在汽缸滑来滑去，对着那两个钳工揶揄着说。那两个愣小子满脸羞惭，不声不哼，乖乖的把汽缸连同活塞一起扛走了。

车工干活是极精细的，哪有不用精密量具的。偏偏陈源就不用，凭他的眼力、触觉，就能知道切削量的多少。他讲得出小数点后两个位的“丝数”，一根头发就有七、八“丝”粗。这使得车工们不得不佩服他。他的八级技术，谁也没有异议。全车间，也只有他一个是八级车工。就凭他这一手“绝招”。就使得什么厂长，主任在他面前不敢大声哼哈。

据说这台老爷车床是他当学徒时就学会开的。拍了四十

多年的档，零件已经换了七七八八，只有车床身是原来的。那几个把柄，让他手上的老茧磨得崭亮晶光。他对这台旧车床熟悉得就象是他身上的一个部位，就象用手用脚那么自如。

他是一个老工人，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很有“阶级觉悟”。那时，为一个芒果，全厂老工人在座谈会上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却缩着脖子在打瞌睡。军代表循循善诱，试图启发他，让他说出最纯朴的阶级语言。他好久才嘟囔一句：“假的，复制品，又不能吃……”气得军代表拂袖而去。

后来，“忆苦思甜”，军代表又“启发”他，说：“陈师傅，解放前，家里都吃了些什么苦？”他答道：“我老父是在解放前饿死的。”军代表心里高兴了，就因势利导地问：

“那解放后呢？”“解放后，当然翻了身。不过，我老娘是刮浮夸风那年，病死的。”这可把军代表的肺气炸了。“胡说——”一声雷吼。可陈源还装得愣头愣脑的说：“真的……”一点也不理会这个气冲牛斗的军代表。为此，军代表很怀疑他是披着老工人外衣的阶级异己分子。可是内查外调，查来查去，还是个贫农出身。军代表的意见要把他遣送回乡。可陈源的技术是数了第二、就没有第一的。那只好来个“开除出厂、留厂察看、监督劳动”。

自那时起，他对什么也不闻不问。尽管后来平反了，照他说是“踩着芋莢也当蛇”。他一日三餐，每饭必酒，三杯下肚，尽讲些傻憨憨的话，五音不全地胡哼些粤曲。

那时，厂里只顾搞“大批判”，生产没人理，到后来积极搞生产也要挨批判了，他连干活也有顾虑了。有一次，车大缸套，他把毛坯夹好，调好切削量，把皮带拨叉一踹，车

床转动了。他吩咐旁边车床的师兄弟下班随手关，上班随手开。他便回宿舍收拾行李，回乡下去，帮老婆种地。两星期后回来，一站上车床台，大缸套刚刚车好。车间的革命领导小组只见车床在动，还当他上厕所，或者上医务所，反正大缸套没有耽误。那替他开关的，当然不会告密，“友情为重”嘛！

现在可大不相同了，旧设备淘汰了，都换上新式车床，省得用脚去踢皮带叉。“嗤嗤嗤”夹盘转得飞飞快，干起活来，效率大增。过去是两个星期车一个大缸套，可现在是一个星期车两个。陈源倒不是不想多干点，而是他实在不服气，他的那手“绝招”在新式车床用不上了，他得跟那些满口奶腥味的后生一样从头干起，那些洋码字真会要了他的老命。他要让年青人见识见识“正宗”的车工功夫。虽然，他已经五十九了，但还是“呱呱叫”的八级车工。

厂里要实行改革了，国家又投资买了一台新式大车床。陈源那台老爷车床不腾出来，新车床就进不去。总不能搭个棚子，盖着新车床。为这事，老何费尽唇舌，讲得“口水多过茶”。陈源只好赌气的说：“那就让我钻棚子好了。反正我在老板那阵干活，也是在棚子里的。”

老何急得实在没法子，只好照此“下策”。果真的，车间旁边搭了个棚子。说是棚子，其实也很体面，用角钢焊成的架，白铁皮盖的屋顶，围的墙壁，里面有大有小的照明灯，还有风扇对着吹。旧车床装在里面，倒反而使人觉得好象是漂亮的盒子里放了根又脏又腻的竹烟筒。

新车床是装好了，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台车床一个人，多了一台没人开。陈源宁肯开老爷车床，说什么也不愿

意来开新车床。陈源每次走过都朝它轻蔑的瞥一下，洋洋自得地哼几句走了调的粤曲。他为他的“正宗”车工功夫自豪。他想，即使让一个技术好一点的年青人上这台车床，他也有把握赛一赛。再说他心里惦记着家里的“责任田”，该割禾了，别让老婆累坏了。她这辈子也够辛苦的，他在省城里当工人，家里就靠她支撑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乡下人不象工人八小时工作，忙起来，忙得要死。要是来不及割禾，那么稻子就得烂在地里。那今年怎么办？……

就在那天，他上了一个大气缸，打定主意溜回乡下去，恐怕下一次没机会“偷鸡”了。他要他的一个师兄弟替他上班下班照看一下那个棚子——那真是个世外桃源。老鞠和老何再也没兴趣去跟这个犟老头子磨嘴皮，反正还有一年，他就六十了。

陈源回到乡下，几乎认不得了。只隔了一年，变化真大呀。过去，鸡鸭难得跑出村口，现在到处“吱吱呷呷”的一片叫声……回到家里，老婆壮实多了，正在院子里喂鸡。陈源过去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堆柴草的屋子里，尽是鸡，鸡笼上上下下排满了。

“这是咱们家养的？”

“嗯！”

“养这么多？”

“信里不是告诉你了？”

“我没想到养这么多。”

“还有呢，屋后是猪场”

“开了猪场？你一个老太婆……”

“咳，你儿子、媳妇搞的。照什么书养的，说是科学什

么的。”

“哎呀！这还得了！”老头子心里不踏实，俯着老太婆的耳朵，嘀嘀咕咕的说：“哎呀！养一点算了，别这么多，过几年保不准来个抓典型、划你个地主，你不怕？”

老太婆乐了，手一拍。“咳，公社书记家里比我们还多哩。村子里，我们家劳动力少，我一个老太婆在家里，搞搞副业。”

现在家里比起先前，宽裕多了。老伴说，正要等他回来，商量一下盖新房子的事。这使得陈源心里热呼呼的。

一夜里，陈源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里想，“这一趟是实实在在的了，要是真的这样下去，别变来变去，就该多好呀！这大概是什么‘四化’了吧！‘四化’？那厂的‘四化’呢？唉……”

半夜里，他悄悄的爬起来，坐到厅上，亮了一盏电灯，往屋里左看右看，比过去财主家里还要辉煌……院子里传来一阵阵“啾啾啾”，那是鸡屋里的鸡在打瞌睡。大概鸡也打呼噜，他想，不由得笑了一下。墙上的一幅画《年年有余》，胖娃娃抱着一条金鳞大鲤鱼，笑呵呵的朝他打招呼。他竟不由得也递起了那只手。他一高兴，又得找竹烟筒想抽口水烟，可屋里早就没这老“古董”了。不过，茶几上放着他儿子抽的一包带长过滤嘴的香烟，装潢精美，包烟的锡箔纸崭新。他忍不住抽出一根。到底是现代化的香烟，不用那么费事。果然，也是那么地香醇香醇……

第二天一早，他说要回厂了。老婆吓了一跳，“你这不是闹着玩的吧！”

“真的！”老头子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偷鸡”回来的。